

坑人抓烟机藏身农村小店

鄞州一天查扣9台,企盼长效治理

本报记者 余建文

这个。”老板还热心地给了记者一个手机号,“打这个电话就行,对方会上门来摆机器的。”

转了一大圈之后,记者果然在姜山镇往朝阳工业园区的路边,看到有家小超市门口摆放着一台抓烟机,两个年轻人正在玩。玩一次一元钱,一个小伙子试了四五次,抓起了一包“黄鹤楼”,马上将烟从店老板处兑成20元现金。

抓烟机和游戏厅里的娃娃机差不多,只是里面放着香烟,投入硬币按动开关,有个抓手可以去抓烟。机器里面放着的多是10元以下的烟,中间夹着一两包硬壳中华。多数烟盒上绑着塑料块,但中华烟上没绑,明显是为了增加抓到好烟的难度。

记者也试着玩了下,但连抓三次,一无所获。

店老板说,抓烟机是别人放的,不管赚多赚少,店里每天能得20元,“来玩的,大人、小孩都有,全凭运气。”

抓烟机就是赌博机,多部门联合取缔

据记者了解,前天,鄞州公安、工商和烟草专卖局等三部门展开联合行动,在石碶查扣了9台抓烟机。另有两户店家受到工商部门的告诫。

据鄞州烟草专卖局中心区管理所的忻所长介绍,抓烟机在宁波还是新事物,前几年北仑等地有零星发现,近年来数量有增多趋势,据说是从杭州、温州那边传过来的。根据文化部等七部委局以前下发的相关文件,抓烟机被列入赌博机的一种。

根据前天查扣的情况,抓烟机一般“落脚”在较偏僻的村庄,放置在烟杂店、小餐馆、网吧等。一台机器,买价2000多元,可以通过人为设置调整抓中几率,玩家可谓“十赌九输”。

忻所长说,别看抓烟机小,危害可不轻。它不仅触犯了《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得利



图为一家小店铺前,有个小伙子正在玩抓烟机。
(记者 余建文 摄)

用自动售货机销售烟草制品。而且这种赌博性质的抓烟机,让未成年人有机会接触香烟,会引发家庭矛盾,贻害不浅。

据悉,目前烟草管理部门,与公安、工商等部门联手打击抓烟机。眼下的难点是,放置抓烟机的“始作俑者”很难抓住,另外,既然定性为“赌博机”,对于放置抓烟机的相关违法利益人,还未有明确的惩处措施。执法部门人士表示,整治、取缔抓烟机,除了多部门协同配合,还要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拯救患骨癌“新宁波女孩”后续

小芸在沪化疗 病情控制较理想

昨天,记者将2.56万元善款交给小芸父亲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忻志伟 实习生侯沁言 陈卓)七月甬城,爱心涌动!自本报7月18日开始连续报道众多热心人关爱帮助14岁骨癌女孩小芸的真情故事以来,捐助“热潮”持续高涨。短短五天,本报已收到社会各界捐款2.56万元。昨天,记者将这分滚烫的“心意”交到了小芸父亲许先生手上。

小芸的家虽然只有60平米左右,但收拾得干净整洁。这几天,母亲黄女士陪着女儿,正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做化疗。许先生要上班,留在了宁波。

昨天下午,记者联系上了上海第六人民医院肿瘤内科的郑医生。她说,小芸的骨癌处于中期,目前病情控制比较理想。不过,孩子装入金属假肢的左腿局部有些复发,还需要进行一次手术,后续用药也要跟上,近半年内的治疗费还需三二十万元。

小芸家里到处摆放着她小时候的照片。许先生抚摸着一张女儿3岁的照片,露出了慈爱的笑容:“那时她肉嘟嘟的,笑起来多可爱啊!”经历了近30次化疗,女孩原本一头乌黑的长发已掉光,反应也很大:经常呕吐,头胀。“好

在女儿从小乐观坚强,手术、化疗都没哭过!”许先生说,女儿盼着早点康复,回到课堂和小伙伴的身边。

从记者手中接过市民捐献的2.56万元爱心款时,许先生激动得双手有些颤抖:“我来宁波整整18年,早已把这个城市当成了自己的家乡!”这几天,他一直在看本报关于小芸的连续报道,深深为伸出援手的好心人以及这座爱心城市所感动。他说:“我无以为报,希望有机会能当面向他们说声谢谢!”

与许先生交谈期间,远在上海的黄女士特地打来电话,哽咽着感谢记者,向社会各界转达他们一家人的感激之情:“你们的热心帮助,更加坚定了我们与病魔抗争的信心!”



若您有意
伸出援手,
请拨打本报热线
87000000



“鹤送平安”

昨天上午,海曙南门街道万安社区的25名小朋友来到海曙消防大队,为官兵叔叔们戴上自己倾心制作的寓意“平安吉祥”的千纸鹤花环,希望他们在与火海奋战的同时能平平安安,随后又献上了精美的手工贺卡。

(记者 王伊婧 通讯员 肖艳 摄)

老板赖账 伙计买单

本报讯(记者王伊婧 通讯员赖臣 杨惠燕)在工地帮忙的小马替包工头给工人打了工资欠条,不料被工人告上象山法院要求还钱。

小马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工作,整天游手好闲。为了让小马学些本事,父亲老马几经托人在他多年不见的朋友老张的工地上给儿子谋了个差事,为泥水工们记记账,发发工资,对付材料款,平常吃住都在工地,作为包工头的老张,不常出现在工地上,泥水工有事找的都是小马。

今年,老张的资金链出现问题,工地泥水工的工资发得有一搭没一搭,泥水班长老朱几次找小马要生活费都没有结果。工程接近尾声,老朱要求小马确认工时、计算工资。小马觉得平常都是自己算发工资,意气之下就跟老朱结算,并写下了“欠老朱等4人劳务费共计1.2万元”的欠条。

老朱等4人拿着小马写的欠条,多次找包工头老张要钱,老张均以一句“谁写的欠条,你们找谁要钱”打发了事。老朱无奈只能找小马要钱,双方多次协商,不但没有结果,矛盾逐步激化,直至闹上法庭。

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从法律、道德等角度进行多次调解,最终在本周一以小马支付老朱等人7500元劳务费达成调解意向。

男子呕气 硬币还款

本报讯(记者黄丽娟 通讯员亦茗 施淑芳)因自己未成年的女儿在学校把同学打伤,一男子被判赔偿1.2万多元钱。然而,该男子不服判决,一直未履行赔偿款。在慈溪法院强制执行下,他竟提了一大袋硬币来交执行款。

7月18日一大早,被执行人蔡某拎着一袋硬币前来交付扣除预付款后剩下的9000多元赔偿款。经过法院里6名人员3个小时的耐心数钱,算出大小硬币近8000枚,加上一些50元、100元的纸币,合计人民币9000余元。

随后,潘法官严肃地对蔡某说:“你当初对判决结果不满可以通过上诉、再审途径来解决。通过这样的方式打我们,不仅浪费了你自己的时间,更大程度浪费了司法资源。”

事后,据潘法官介绍,蔡某在上初三的女儿因为琐事与原告刘某发生口角,便纠集同校的另一名被告王某在午饭后教训刘某。在王某与刘某扭打的过程中,另有四人也参与了此次纠纷,共同导致原告刘某受伤。

此案经过将近半年的调查审理,法院最终判决6名被告人共同承担80%的赔偿责任,原告自行承担20%。蔡某女儿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打架,但是她是这次打架纠纷的发起者、纠集者,应当与主要实施者王某承担主要责任,分别承担20%,其余几名被告分别承担10%。

判决生效后,其余5名被告均服从判决并按时支付了赔偿款,而蔡某不服判决,一直未履行,申请人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女财务QQ被盗汇给骗子62.5万元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实习生侯沁言 陈卓 通讯员王姣芬)张某一直将老板的QQ号备注为“老板”,平时也直接在网上汇报工作。她怎么也想不到,这一便捷的办公方式被骗子抓住漏洞,轻松骗走了62.5万元!

据介绍,45岁的张某是宁波人,是鄞州一家外贸公司的财务人员。平时,她虽然和老板在同一层楼办公,常常直接在QQ上向对方汇报财务情况。如果要汇款、转账,老板也会通过QQ通知她。因此,张某把老板的QQ号直接备注为“老板”。

7月17日上午,“老板”的头像闪动了。对方QQ询问张某,得知公司流动账户里目前有6000余元,便下达了一个汇款5000元的通知。

张某遂按“老板”要求,向对方提供的一个账户汇去5000元。随后,“老板”又以急需用钱为由,要求她转账62万元。由于公司一时没有这么大笔的流动金额,“老板”又一直催促,张某情急之下,将自己的20万元存款和公司固定收款账户上的42万元,分五次汇给“老板”。

当天下午,张某拿着账单找老板签字。结果老板看到62.5万元账单时,顿时傻眼了:“我没让你汇款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首南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调查,发现张某的QQ号早前已遭黑客攻击,对方掌握她的全部资料后,悄悄登上其QQ号,将真老板的QQ从好友列表中删除,再加自己的QQ号为好友,并改备注为老板。但张某对此蒙在鼓里。

目前,此案正在调查中。

拆迁引发“亲情战” 老汉左右为难诉离婚

本报讯(记者黄丽娟 通讯员米意)房子拆迁后住房条件改善原本是好事,可镇海的老李最近却愁白了头。由于两边的子女“摆不平”,左右为难的他只好求助法院,起诉离婚、分房子。

43岁的老李,24岁时曾结过一次婚,但没有婚姻登记,育有一个女儿。由于收入微薄难以养家,“妻子”带着2岁的女儿离家出走,后来改嫁。

43岁那年,老李经人介绍认识了36岁的朱阿姨,朱阿姨带着10岁的女儿和8岁的儿子。两人一见倾心,很快结了婚。朱阿姨卖掉余姚老家的祖屋,搬来同住,两个继子女也跟了老李的姓,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2012年,老李所在的村纳入拆迁范围,老李全家可分得三套房子,一家人沉醉在喜悦中。没过多久,老李的亲生女儿小李前来认亲,女儿小时候的相貌依稀可见,老李高兴地认了亲。

几天后,老李召开家庭会议,准备把其中一套安置房送给小李,以弥补多年来自己的亏欠之情。这一决定遭到朱阿姨和两名继子女的强烈反对,并对小李的身份和认亲动机表示怀疑。

一家人因此闹得不欢而散。老李一气之下,一个人搬到了外面住。

去年2月,老李来到镇海法院起诉,要求和朱阿姨离婚,并分割房产。在起诉状中,老李称自己多年来受朱阿姨和两个子女排挤虐待。承办法官多次到村里调查,了解到事实刚好看好相反,老李和朱阿姨感情很好,和子女关系也很好。

老李最终说了实话:自己其实并不想离婚,“抹黑”妻子儿女,是为了分房子。

法官找到朱阿姨和两个子女做调解工作。朱阿姨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离婚,两个子女也盼着老李早点回家。

经过法官多次耐心调解,昨天,朱阿姨和两个子女同意把一套房产登记在老李名下,由其自由处理。老李随后撤诉,跟朱阿姨回了家。

低调捐款 市民有爱

子勿走了。

昨日上午10时22分,一位只愿透露自己姓吕的女士,通过银行捐了500元。

前天下午4时20分,家住华泰街的一位老婆婆通过银行向小芸捐了600元。她在电话里告诉记者,自己年纪大了,也用不了多少钱,拿出600元意思一下,2005年时她也曾向罗南英捐过一笔钱。记者再三追问下,她只肯说自己姓朱。

前日下午5时,一位中年男子也向报社送来2300元现金,同样不愿透露姓名和单位,只是说“这是我们支部党员捐献的‘特殊党费’”。说完,那男

生在女儿从小乐观坚强,手术、化疗都没哭过!”许先生说,女儿盼着早点康复,回到课堂和小伙伴的身边。

从记者手中接过市民捐献的2.56万元爱心款时,许先生激动得双手有些颤抖:“我来宁波整整18年,早已把这个城市当成了自己的家乡!”这几天,他一直在看本报关于小芸的连续报道,深深为伸出援手的好心人以及这座爱心城市所感动。他说:“我无以为报,希望有机会能当面向他们说声谢谢!”

与许先生交谈期间,远在上海的黄女士特地打来电话,哽咽着感谢记者,向社会各界转达他们一家人的感激之情:“你们的热心帮助,更加坚定了我们与病魔抗争的信心!”

昨日上午9时许,一位50多岁的男子匆匆赶到报社,从信封里掏出4000元现金交给记者:“这是我们单位捐的钱,其中单位领导个人捐了3000元。”当记者耐心地询问详情时,那男子死活不肯说出单位的全名和领导的姓名,只是告诉记者:“我们是从报纸上看到新闻的,于是就想出把力,这点小钱只是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说完,那男

生在女儿从小乐观坚强,手术、化疗都没哭过!”许先生说,女儿盼着早点康复,回到课堂和小伙伴的身边。

从记者手中接过市民捐献的2.56万元爱心款时,许先生激动得双手有些颤抖:“我来宁波整整18年,早已把这个城市当成了自己的家乡!”这几天,他一直在看本报关于小芸的连续报道,深深为伸出援手的好心人以及这座爱心城市所感动。他说:“我无以为报,希望有机会能当